

《广韵》反切今读手册

曹先擢 李青梅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广韵》反切今读手册

曹先擢 编
李青梅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韵》反切今读手册/曹先擢,李青梅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115-2

I. ①广… II. ①曹… ②李… III. ①《广韵》—反
切—手册 IV. ①H113.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314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GUǎNGYÙN FǎNQIÈ JĪNDÙ SHÓUCÈ

《广韵》反切今读手册

曹先擢 李青梅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115-2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8

定价:39.00 元

序

书的品质取决于其研究对象结构内容表达的完整性、准确性；取决于其能否认真对待前人而且超越前人，建立自己的新体系；还取决于其在文化史上具有什么样的独特地位；还取决于其实用价值如何。以此标准衡量《〈广韵〉反切今读手册》^①，我给出的分数是全优。所以，在此书就要出商务版时，先擢学长命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当即满口答应。记不清是哪一位古人说过这样的话：“序，绪也，盖有所推明作者之指意而引其端绪也。”《手册》的“指意”是什么？如何“引其端绪”？这是作者、读者对我的考问，我不求得满分，就算是说说研读此书后的一些体会吧。

从上个世纪以来，就不断有人用现代语音学的方法对古反切与今音的对照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形成了大同而小异的不同路子。所谓“大同”是指古今音对照所遵循的规律所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是一致的，对照的结果也应该是一致的；所谓“小异”是指对照的范围有相对开放与绝对封闭之别，这就是“指意”有所不同。如《〈广韵〉反切今读手册》与《古今字音对照手册》都取《广韵》反切与今音对照，这是“大同”，而二书的“指意”是有区别的。丁编《对照手册》的“指意”是什么？《例言》第1条就交代了：

^① 语文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序中的有关信息均依据此版。

这本手册所收的字以今音为主,把古代的音韵地位注在后面,以供方言调查和音韵研究的参考。手册里所依据的古音是广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所依据的今音是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也就是北京的语音系统。(丁声树编《古今字音对照手册》iii)

曹、李所编《手册》的“指意”又是什么呢?《例言》第1条也交代了:

本手册是为查检《广韵》反切今读而编写,依据反切注出今音。今音为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也就是北京话的语音系统。

丁氏的“指意”重在今音,“以今音为主”,故每一个条目都是先出今音后出反切,反切要服从今音,如不能“服从”,即不能为今音的来源提供历史依据,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或做出必要的说明。

曹、李重在反切,故每一个条目都是先出反切后出今音。与丁编相反,今音要服从反切,而且是绝对服从。

这谁先谁后,可不是半斤与八两的关系,而是构成了“相对开放与绝对封闭”的原则性差异。

因为以今音为主,对反切的选择就具有“相对开放”的特点,即《广韵》反切如果与今音不能契合时,就可以“参考集韵”(《例言》7)或采用其他合适的反切。如:

“忿”字《广韵》匹问切，又敷粉切，与今方言不合。《集韵》有父吻切一音，与“愤”字同音，今方言多用之。（《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忿”字注，158页。科学出版社，1960年）

又如“瘰”字，《广韵》《集韵》的反切均与今音不合，则用必列切（未注明来历），舍《广韵》而择取他书反切，体现的是“以今音为主”的“指意”。

《广韵》有不少又音反切，丁编《手册》根据“以今音为主”的“指意”择其所需，而曹、李《手册》则没有这样的“自由”。

曹、李研究的反切是一个有特定历史背景的语音系统，这个系统是固定的、静态的，它与今音虽有内在的密切联系，而又有种种矛盾。如何处置矛盾？今音要听反切的。于是，某些字的注音，既不同于丁编《手册》，也不同于辞书的注音。如上文说的“忿”字，现代各类辞书及丁编《手册》均音 fèn，而曹编情况如何？请看：

46 页：敷粉切 忿 fěn

129 页：匹问切 忿 pèn

又如“瘰”字，丁编音 biě。曹编：

44 页：芳灭切 瘰 piē

131 页：蒲结切 瘰 bié

我们看《辞源》这个字如何注音：

瘰 biě 蒲结切,入,屑韵,並

芳灭切,入,薛韵,滂

请再看《汉语大字典》的注音:

瘰(一)biě(旧读 bié) 蒲结切……

曹的注音与《大字典》的注音都正确。曹处理的反切是一个“绝对封闭”系统,只能跟着反切走;《大字典》的注音是一个实用系统,必须与丁编一样,以今音为主。它的高明之处是用括号加注“旧读 bié”。这样,反切(蒲结切)的“今音”就与曹书完全一致。只有《辞源》的注音比较鲁莽,它列出的两个反切均与 biě 不符,又不加“旧读”,显然不可取。

曹书因为只能跟着反切走,所以某些字的“今音”与通常所说的“今音”就有性质上的差异,这是一般人所未曾注意的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一般辞书及丁书的“今音”是指口头上正在使用的“今音”。曹书的“今音”实则有两个内涵:其中绝大部分“今音”与口头上正在使用的今音是一致的;有少量的“今音”在口头上并不存在,它是按反切折合出来的“今音”,是用北京语音系统对照出来的“旧音”。正因为如此,所以该书在这类“今音”下面往往加一小注:“今读某”。如:

而蜀切 辱^① rù

注①“今读 rǔ。”(40 页)

对“今音”还要加“今读某”，因为这个字的“今音”在口头上已发生演变，实为“旧音”。“今读某”是曹书一个重要体例，可惜贯彻不彻底。但能关照到此，读者应能举一反三，从中受到启发，从而正确认识此编的“指意”、价值。

古今音对照，原本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有些问题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盾”字《广韵》有两个反切，曹书的处理如下：

185 页：徒损切 盾 dùn

158 页：食尹切 盾 shùn

根据浊上变去的原则，根据今音服从反切的“指意”，这两条注音均正确无误。问题在于一切音变规律均可能发生例外。徒损切是正例，而食尹切是变例。我在《〈中州音韵〉述评》中谈到“浊上变清上”的问题，食尹切的演变也属于这种情况，故各种辞书及丁编《手册》均音 shǔn。《现代汉语词典》“盾”字已不收 shǔn 这个音，而早年的《汉语词典》（即民国年间的《国语词典》）还有 shǔn 这一读。再往前追溯，《中原音韵》“盾”字也有两读，相当于食尹切的“盾”读上声（此书已无浊声母）。曹书在食尹切下，注明了“吮、楯，今读 shǔn”，未涉及“盾”字。可能是因为“盾”字 shǔn 一读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已经取消，只能说是旧读不能再注为“今读”了。细微处，我似乎见到了作者斟酌思量的印痕。写到这里，我仍然不敢断然

肯定 shùn 一定要改为 shǔn。清代王鵠《音韵辑要·真文》上声“盾”字注：殊允切，“中州音顺”。这不就是 shùn 吗？

一部书确立自己的“指意”之后，还要有一个符合此“指意”的完善结构，通过结构体现“指意”的具体内容。

在同类著作中，《〈广韵〉反切今读手册》的结构达到了极致，与周祖谟先生的《〈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中华书局，1980 年）相比，称得上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我以为后来者也难以有新的突破，叹观止矣。

此《手册》的第一个最高层级是将《广韵》中的全部反切按反切上字的音读分别归入 22 个字母之中，查检极为方便。

具有创新意义的是第二个层级，即反切的古今对照及其在古代的音韵地位。这个层级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反切，并标注切上字和下字的读音，此为本书首创。

第二部分有两个内容：一是单独列出反切小韵的领头字，以汉语拼音标注今读，用括号标出注音字母；二是“另提行列出此韵所辖其他的字（即同音字），并按《广韵》体例标出该小韵的字数。”（《例言》1 页）这是本书最有创意最为实用的部分。为什么要将同音字组的字一一列出？我揣摩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 反切是死的，音读是活的。于是，同一小韵的字，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可能发生分化。有的是领头字的今读与反切不符，有的是小韵内的某些字与反切不符。必须把领头字与小韵内的字全列出来，才可以做出必要的说明。领头字发生音变的，如：

都了切 鸟 diǎo

在普通话中“鸟”已不读 diǎo,故加注“今读 niǎo。”(37 页)

小韵内部发生音变的例子更多。如:

博陌切 伯 bó

本小韵共计 8 个字,有 3 个字加注了今读。

迫“今读 pò。”

百“今读 bǎi,白读音。”

柏“白读 bǎi。”(6 页)

又如:胡官切,桓 huán。本小韵共收 29 个字,其下加注的有“完、丸、纨、沅、芑,今读 wán。”(71 页)

2.《广韵》中有大量的又切,这些又切字如果居于领头字的位置,《手册》自然会一一列出,如“差”有楚皆切、楚懈切、楚宜切。“差”还有楚佳切(差殊,又不齐)、初牙切(择也,又差舛也),均非领头字,若不是将小韵内的字全部列出,“差”字这两个音读就无法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差”的这两个音读所反映的乃常用义。

又如“栅”字,《广韵》有楚革、测戟、所晏三切。其中作为领头字的是测戟切,可一般辞书用来注音的都是楚革切(《说文》“栅”大徐音亦如此),《手册》将“栅”“今读 zhà”标在 29 页的楚革切下,而不标在 15 页的测戟切下,可见作者心细如发,一丝不苟。所晏切

音 shàn(176 页),这个音在现代辞书中已被淘汰[盈按:《汉语大字典》“栅”字音 zhà,括注“又读 shān”(1183 页),这是不妥当的,因为与所晏切不符。《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栅”有 shān 一读(1187 页),但只用于“栅极”,这是现代科技词,其音晚出],而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张清常先生在研究“大栅栏”的读音时,就联系到所晏切。他说:

北京前门大街北端西侧有一条胡同叫作大栅栏,……请注意,它要读成“大煞腊儿”。因为蒙古语珊瑚,广义为珍珠宝贝,音为“沙腊”或“沙刺”。这里借用“栅”字,它在《广韵》去声三十谏韵,有所晏切一读。(《北京街巷名称史话》389 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年)

《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栅”字下都标出了《广韵》所晏切,但没有一家注明音 shàn,其对应关系是比较乱的。只有《手册》严格遵循此切标此音的原则,对今之读者按切索音,大有益处。

还有的又切,均非领头字,且今音又已合并,《手册》将其在不同小韵中的音韵地位列举出来,可为读者提供该字的历史音读知识。如:沛 pèi。《现代汉语词典》一音二义:①盛大;旺盛。②姓。此字在《广韵》为二音二义。相当于义项①的“沛”为普盖切,以“霈”为领头字;作为姓氏的义项②音博盖切,以“贝”为领头字。二者差别在声母不同。

还有的常用字在《广韵》中并无又音,也非领头字,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又音,这个又音是后起的新音。新音与旧音有

一个并存阶段,经过规范,新音终于取旧音而代之,如“硕”字的音韵历史就是一例。《手册》对“硕”字的处理,很见功夫。我把整条反切资料及编著者的研究意见都列举在下面:

常隻切 chángzhī 石 shí(尸)……
 碩^③ 祐……

注③硕,《正字通》:又藥韵,音灼。《康熙字典》:常灼切,音灼。文读为 shuò,白读为 sháo。(《〈广韵〉反切今读手册》17 页)

试想如果不将“石”的同音字组全部列举出来,“硕”字的音变情况能得到如实反映吗?《手册》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就是靠这类细节体现出来的。

“硕”由 shuò 取代 shí,历史并不长。从《广韵》到《洪武正韵》《音韵辑要》《韵学骊珠》,均与“石”同音。丁声树先生编录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 年),shí、shuò 兼收,均取常隻切。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均不收 shí 音,以 shuò 为正音,故曹、李《手册》对“硕”字音韵地位的处理,就值得我们提出来评说。

3.《广韵》是一部韵书,也是一部字书,不同于一般字书的是,它以音统字,故将同音字组在一个平面上全面而又集中地展示出来,就有以音辨形之效。如同形字就要靠音来辨别。“谷”有三读,位于三个不同的同音字组之中,均非领头字。若不将同音字组全盘列出,仅出领头字,“谷”的音读情况就无法直接反映到《手册》中来。

我将同形字分为旧同形字与新同形字。“谷”有三音三义，属于旧同形字，而对于使用简化字的地区来说，因为繁简的原因，又造成了某些新的同形字，还以“谷”为例，“五穀”之“穀”与“山谷”之“谷”本来同音不同形，经简化二者变为同形字了。新同形字虽与《广韵》无直接关系，而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要做到以简识繁就有“直接关系”了。《现代汉语词典》分出“谷¹”“谷²(穀)”，甚为得当。

第二层级的第三个部分为该反切的音韵历史地位。如：

他鲁切 土 遇合一上姥透

“遇”为摄名，《手册》用的是 16 摄。“合”指合口，是与“开”相对的一个基本概念。“一”指“等”，共有“四等”。“上”指声调，分“平上去入”四调。“姥”为韵名，共有 206 韵。“透”为声母名，《手册》共有 40 个声母。关于《广韵》的声母系统，存在一些小的分歧，如“泥”“娘”是否合一，这种分歧不影响对“今读”的判定。

段玉裁《王怀祖广雅注序》说：

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经韵楼集》卷八，18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道理很浅显，话说得也很轻松。可我要问：当今中国有这么多文字学家，“举一可得其五”者有几人？我敢负责地回答：先擢学长算一

个，是屈指而数中的一个，《手册》可证吾言不谬。

先擢学长亲炙于王力、魏建功、周祖谟、朱德熙诸师门下，得各家之真谛，成一己之风格。对汉字形音义的研究，纵贯横通，硕果累累，是当之无愧的一流国手。我从青年时代起，与之相交几十年，并有过多次合作，对其缜密的科学头脑，细致的研究作风，精湛的学术修养，知之颇深。亦深知其为人也，有君子量，长者风，严于律己，从不虚张声势。不论身居何种地位，壹以尊德性、道问学为本。斯人也，堪称学界表率。

《手册》乃必传之作，此序若能明其指意，引其端绪，则不胜欣忭。

何九盈

2011.10.12 于抱冰庐

说 明

- 本手册是为查检《广韵》反切今读而编写，依据反切注出今音。今音为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也就是北京话的语音系统。
- 《广韵》有反切小韵 3872 个，本手册相应列 3872 个条目。反切的排列以反切上字的汉语拼音为序，反切上字读音相同的，则按反切下字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列。每个条目首列该小韵的领头字，其下另提行列出此韵所辖其他的字（即同音字），并按《广韵》体例标出该小韵的字数。在小韵的领头字后用汉语拼音和注音字母注出反切的今读，注明此小韵的摄、开合口、等、声调、韵、声母等六个方面的内容，旨在表示被切字的音韵地位。如：
子禮切 zǐ lǐ 濟 jǐ(ㄐㄧˇ) 蟹(摄)開(口)四(等)上(声)齊
(韵)精(母)

批𩇑瘠𠂔(5)

反切上下字的今音，古今有特殊变化的，据今日常用的音排列。如“於”，影母字，当读 yū，阴平，而“於”又分化出阳平 yú。今音 yū 只用于姓氏，读 yú 为常用音，本手册按 yú 音排列，以方便读者。

- 为方便应用，方便与《广韵》对照，本手册正文采用繁体字。《广韵》有的字形属篆书结构的，即为隶古定的，视情况注出通行的字形，如塿(坼)。
- 本手册完全依照反切来注今音，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小韵所

辖字有删节)：

1. 古哀切 gǔ āi 該 gāi (ㄍㄞ) 蟹開一平哈見
 垓 駭 駭 駭 駭

2. 徐兩切 xú liǎng 像 xiàng (ㄒㄩㄥˋ) 宕開三上養邪
 象 螻 橡 濠 嶠

3. 丑貞切 chǒu zhēn 桴 chēng (ㄔㄨㄥ) 梗開三平清徹
 偵 (今读 zhēn) 蘋 桴 經

4. 虞遠切 yú yuǎn 阮 (阮, 今读 ruǎn) yuǎn (ㄩㄢˇ)
 山合三上阮疑

尅 祁

5. 陟盈切 zhì yíng 貞 (貞、楨、禎, 今读 zhēn) zhēng
 (ㄓㄥ)

梗開三平清知

楨 禎 郎 禎 隕

6. 子孕切 zǐ yùn 甌 (今读 zèng) jìng (ㄐㄩㄥˋ)

曾開三去證精

醕 鬻 褚

以上六类都是按反切来注今音的。所注反切今读与字的实际读音有吻合的,也有不吻合的。吻合的,是今天的实际读音符合语音发展的规律,这属大多数,如 1、2 两类。2 类字例中反切下字与被切字在古代声调是相同的,都是上声,今天“像”读去声,因为其声母“邪”母为浊音,浊上变去。不吻合的,是因为语音发生变异,不符合规律,分四小类。a 类为小韵中有个

别字不吻合(如 3 类),b 类为小韵中的领头字不吻合(如 4 类),c 类为小韵中的领头字和所辖的一些字不吻合(如 5 类),d 类为小韵中所有的字都不吻合(如 6 类)。受版面限制,这四小类不吻合的情况在正文中用脚注的形式适当标明。

- 在考察字音时,需注意多音字、同音字、异体字、同形字。如芳滅切(piē)小韵中有瞥、憋、癩。憋、癩今实际读 biē。憋来自另一反切方结切,癩来自《集韵》的必列切,字形作“蔽”,故芳滅切下的憋、癩都不加注今日实际读音。又如巨成切(qíng)下有“頸”字,而今日读 jǐng 的頸,来自居郢切。徒冬切(tóng)下有“疼”(téng),今日的疼《广韵》作癰,在徒登切。普通话中的同音字,从历史上看,有的同音字在古代并不同音,例如膩、暱、匿、逆、溺均读 nì,参照本手册,可发现它们来自不同的反切;膩,至韵,女利切;暱,质韵,尼质切;匿,职韵,女力切;逆,陌韵,宜戟切;溺,锡韵,奴历切。这些字在粤语中读音是有区别的,说明普通话的韵母向简化的方向发展。
- 来自通、江、宕、梗、曾五摄中的入声字,即屋、沃、燭、覺、藥、鐸、陌、麥、德、職诸韵的字,其中有一些字有文白异读。文白读都符合语音发展规律的,本手册原则上注文读音,白读音在今天为通行音的,如百 bǎi、粥 zhōu,作脚注标明。
- 清入字在北京话里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都有,无法依据声母来定声调。手册中参照《新华字典》等标注声调。
- 关于类隔和音和。《广韵》中有以轻唇音切重唇音、以舌头音切舌上音,被称作“类隔”。例如本手册有“房法切”“房密切”,前者今音为 fá,后者为 bì,“房”为轻唇音(即唇齿音),而“房